

□ 李田清

脱贫路上的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56个民族不分地域、不分群体,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携手并进,一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黔东南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风淳朴,山清水秀,境内居住着苗、侗、水等4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81.5%。

如何记录和报道各民族团结奋进、携手奔小康的历史进程,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从2020年6月5日开栏,11月25日结束,历时近半年,《黔东南日报》独家策划和推出了“见证2020·我们与贫困告别”大型系列报道栏目。栏目聚焦黔东南州40个民族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每个民族选择一户农户进行蹲点采访。每篇配发民族小卡片,介绍该民族和该民族在黔东南的情况。

跟着栏目记者的脚步,不仅会走进州内有200多万人口的苗族世居村寨和140多万人口的侗族世居村寨,目睹沧桑巨变的见证,也能听到人口相对较多的壮、瑶、水、土家、布依等民族村民,深情讲述自己在脱贫攻坚中的鲜活生动故事。

比如,瑶浴非遗传承人——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瑶族村民赵成毅,从小跟着父亲学习采药、配药、洗药、煮药,对于瑶浴的熬制十分熟悉。但过去赵成毅空有瑶浴技术,却无法施展,也挣不到什么钱,家中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负担很重,一直处在贫困之中。

2014年,村里组织13户人家成立合作社,专门从事瑶浴服务,开始接待游客。第一年,每家纯收入1万多元。尝到甜头后,大家的干劲更足了,瑶浴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家每年收入都有二三万元。几年来,这份“生意”,不但让赵成毅一家脱贫致富,也让他获得了不少荣誉。

更为难得的是,跟着栏目记者的脚步,还能接触了解那些在黔东南人口较少

民族的“时代表情”。比如土族、京族、羌族、基诺族、拉祜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整个族群,在黔东南州,多不过几千人,少的只有几百几十人,甚至只有一人,但他们同样都感受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春风,同样在脱贫攻坚中改变了命运,领悟了“幸福都是干出来”的道理。

比如,65岁的麻江县杏山街道杏山村维吾尔族村民王志平,29年前的一天,他意外遭遇车祸,落下残疾,家里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加上妻子长期生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4年,王志平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教育、低保、医疗、小额信贷、养老保险等相关帮扶政策。村“两委”和帮扶干部还积极帮他协调联系工作,解决他的后顾之忧。他先后到县城附近高速服务区、居民小区、工厂当保安,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在各项政策的帮扶下,王志平家的日子越过越好。2017年,他家光荣脱了贫,家里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房。房间和门面出租,一年下来有2万多元的收入。王志平感慨地说:“这一切,都是依靠党的好政策。”

在黔东南新增的少数民族户籍人员中,不少是在与黔东南小伙子一起打工时,被他们勤劳善良的品质打动,擦出爱情火花,与黔东南青年喜结连理的姑娘。她们受和谐村寨文化、家庭文化影响,相

夫教子、孝敬公婆、勤俭持家,努力营造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建设团结和谐的社会大家庭。

蒋门初是四川省阿坝州理县的藏族姑娘,2012年在东莞打工时与锦屏县河口乡瑶光村苗族小伙子姜三寿相识,两人一见倾心,迅速坠入爱河。对蒋门初远嫁,父母起初不同意,说贵州的山比阿坝还要大,不愿女儿嫁过去受苦。后来,被苗家小伙诚意打动,终于同意了这门跨省区、跨民族的千里姻缘。就这样,藏族姑娘与苗族小伙喜结良缘,成就了一段佳话。

时间一晃而过,蒋门初嫁到瑶光村已经7年了。当时的她对农活一窍不通,而如今,面对犁田、喂猪等各种农活早已游刃有余。丈夫进城打工,蒋门初留在村里照顾家庭和老人,凭借勤劳双手摘掉了贫困帽子。村里人都说,姜家娶了个好媳妇。蒋门初也欣慰地说,我是藏族,但在苗乡脱了贫,生活过得很幸福。

就这样,黔东南祖居或后来迁居的40个民族,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奋斗轨迹、心路历程、个性故事都进入了栏目记者的视野,像有色有香的花,开在笔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的生动见证。

· 采访手记 ·



“啾溜”——夕阳滑落;“啾溜”——朝阳升起。在这一落一起间,错出了一道年轮,一道盘点与计划纠结在一处的年轮,一岁结束,一元复始。能目睹由日轮沉落回升组合而成的年轮,对短暂的人生而言,大抵就那么几十百把回。

新年的阳光攀上阳台,刹那间,盆栽托起的花朵搅动了思绪,一个激灵,奔跑在年轮里的花,以开放的姿态潜入记忆:一朵花,举着活力,舞动鲜艳,奔跑在年轮里。你听,一路歌唱,一年一年,不知疲倦。谢了开了,风风雨雨,没有惧怕,无视沧桑,梦一样轻轻来去。一抹花香,淡雅而熟悉,悄悄地繁盛,轻轻地深入。丝丝缕缕,在年轮里,追逐,纠葛,枯萎。花,哪来那么多豪情,就算思绪萧瑟,高山又岂能阻隔。剔透的心,只为生命里奔跑的景,酿出温情的蜜。就算什么都没有,还有追求,还有芳菲,笑着,招展着,淌在岁月河道里。

那是一朵在生命年轮里奔跑的花,它的微笑,承载着爱的温度;它的踪影,承载着生命的奇迹。奔跑的年轮奔跑的花,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失去的,会回来,得到的,又失去。其实,世间万物,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得与失的轮回里,进与退的渊数中,只有经历了得失进退,才会真正明白,哪些重若千钧,哪些可以放弃。

簇新的一天,就算步入人生之秋,又岂敢没有花一样绽放的心思?奔跑的年轮,像飞驰前行的车轮,容不得你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你必须为未来的人生筹谋策划。年轮在跑,它会带着人一起跑,年轮可以冷热无常,但生命的热度绝不可以变幻无常。

在奔跑的桎梏里,或许,你也会悲伤难耐,也会郁闷沉寂,这样的時候,你最需要的,就是调整心态面对悲伤和沉郁,让心境复归宁静安详。要知道,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哀恸,都会毫无悬念地,消匿在时光的羽翼下,人生的过往里。

“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过去不管好坏,未来无论喜忧,时光总在一刻不停地流泻着。第一缕霞光飞落,新的一天降临,铺在我们脚下的,唯有全新的路程。这样的時候,需要我们直面的,是困难,是阻隔;需要我们以心灵的阳光照亮的,是前行的道路;需要我们以美丽的心境触摸的,是簇新的花期。

树木的年轮,凝聚着树木的成长信息,那一圈圈美丽的过往,是时光进程真实的记录,隐含在它背后的密码,一旦破解,能告诉你的,是岁月演变的奇迹。

科学考证的结论是,年轮的疏密宽窄,记录了气候的变化。气候温和,年轮则宽疏均匀;持续高温多雨,则更为稀疏;寒冷少雨,则狭窄;寒冷而干燥,则更为窄密。分析年轮,可获取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气候变化规律,从而预测未来的气候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年轮呈现了太阳黑子活动的规律。当太阳出现黑子群时,对气候的影响很大,致使气候变化无常,甚至让无线电波中断,并常常有暴雨和飓风出现。太阳黑子活动若是急剧增强,辐射出的光和热增多,树木生长特别快,年轮更显宽泛。年轮还可以报告大气污染的状况。当大气受到污染时,年轮里就贮藏了污染物质。在开采重金属矿或冶炼时,大气中飞扬的金属尘埃会被树叶吸收,进入土壤里被根吸收。这些金属尘埃被树木吸收后被输送到年轮里积累起来。经光谱分析,可以测知大气污染程度。若是有毒气体污染大气,被松树、杨树、夹竹桃吸收,年轮上也会留下被它腐蚀的痕迹,这些痕迹,足以测知空气的污染程度。

由此观之,年轮里的风景,记录着世事变迁和岁月沧桑。在这样一抹特别的风景区线上,无论是植物还是人,都有太多太多可资咀嚼的记忆,冷也好,热也好,悲也好,喜也罢,总有一些华丽的、唯美得不可触碰的记忆,定格在生命的一隅。

在年轮的涟漪里,除了幸福,我们能仰望什么?那个曾经苦苦等待你的人,已飘然远去。记忆中的旋转木马,成就了孤独而忧伤的记忆。一颗心,漂泊得再久,终究会找到停靠的站点,终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分,找到安顿生命和爱的方位。风乍起,吹拂着思念,吹拂着记忆,剩下的,除了陌生,就是疲惫。时光的足音敲击着年轮里的风景,年轮里的风景模糊了谁心底的秘密?

生而为人,谁也无法拒绝爱着和被爱着的时光,而这些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短暂得你一闪身,还没难得及抓住点什么,就落入了霜染的俗套。穿梭的年轮,让人生错过了许多风景,错过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人生故事,留下一地荒芜。绽放的生命,总是在一个华丽转身时,如最美的烟花,尘埃落定。绝美的记忆,先是在狂躁的心绪中蓬勃地生长,而后在霜染的桎梏中被悄无声息地淡忘。

“月上柳梢一袭寒,人约黄昏两鬓霜。流年如风擦肩过,落叶满地洗沧桑。”尘埃里,漂浮着许许多多迎风的叹息,只因人生有太多的不舍啊!只因人生有太多难了的心迹。生命的年轮,在光明的走向里,可以记录岁月轮回里的风景,又何尝不能记录淹没在滚滚红尘中的沧桑和美丽?



□ 杨邹雨薇

难忘儿时米花香

前不久从省城回到家乡,赶上活龙井社区搞首届“打卡节”。那里原本是铁路小区,记忆中到处是脏乱差。闺蜜说: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活龙井现在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媒体竞相报道,不信你去打卡试一试。听她这么一说,我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那里果然有很多新闻,图片显示变化真的很大,便就有了去探寻的念头。

既然是闺蜜相邀,我就请她做向导,于是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赶上打卡节的末班车,整个社区还散发节日的余热。看着墙壁上镶嵌的电视机、板车、酒缸等装饰品,让人倍感亲切。特别是看见那些长长的火车彩绘,儿时跟着父亲在老站坐火车的记忆瞬间复活。老火车站周边,那些拥挤的场面不见了,那些脏乱的现象也不见了。进入附近的铁路小区,只见老人们在门口晒着太阳,或看看书报,可能是回味当年的感觉,小孩子则在巷道里跑来跑去,像一串串跳跃的音符,给巷道里增添了几许活力,更有不少像我一样的迟到打卡者,在那些打卡点纷纷留影。

转过几条小巷,在一个角落意外地看见了一个爆米花的人。他年约四十,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服装,戴着一顶迷彩帽,衣袖上还有两个袖章,坐在那里摇晃着爆米花机。旁边堆了几袋子碎木,还放着一个爆米花用的圆柱形竹篓子,竹篓里垫着一层麻袋。一个老人带着孙女,以及另外两三个孩子在那里排队,手里用塑料盆端着米和玉米,等候爆米花。师傅把爆米花机烧得通红,然后将它从炉架上移开,装入竹篓,用脚踏着竹篓往下一踩,“嘭!”的一声,白花花米花就出来了,旁边的孩子们开始捂

住耳朵,等爆炸声过后,就欢呼起来。见此情景,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彩斑斓的童年时代。老家的南郊,隔河与城区相望。我出生的时候,村后的南津渡大桥已经建成通车,人们的生活已经十分方便,但偶有传统手艺的人进村兜售,包括做手工糖和爆米花的人。记得那时,每逢暑假和寒假,打爆米花的师傅就来走村串户喊打爆米花了,经常来村里的人是一个年约五十的男子,每次来都是选择在我家对面的大奶奶家门口。大奶奶是跟我爷爷没有出五服的近亲,我们家之间隔着一个平地,夹杂着几丛竹子,只不过她家门口更宽敞。不管多少人前来打爆米花,感觉都不觉拥挤。最主要的是,小孩子们在排队等着打爆米花时,还可以尽情地玩耍,堂哥总是喜欢在那里飞纸飞机。而我,一般喜欢观察爆米花的过程,亲眼看着师傅先在炉子里生起火,跟着把大米或玉米倒进那个大炮式的爆米花机,然后放进一点点的糖精,盖好盖子放在烧得旺旺的炉火上。他一只手不停地转动着爆米花机上的摇手柄,另一只手则有条不紊地拉着风箱。随着风箱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炉子里的火焰也欢快地吐着火舌。



刊头图

佚名 摄

□ 王岚

冬天,凝望一棵树

冬天,凝望一棵树,你会有别样的收获。

冬季之外的树,树干周围环绕着繁茂的枝叶,枝叶间充斥着莺歌燕舞的欢腾,有花与果的芬芳,有蜜蜂和鸟儿的歌唱,此景此境,让树感受不到寂寞,但也无法真正沉下心来思考。那时,绿意和盎然充盈眼眸,视线也被枝叶遮挡,心也变得自负满满。

这和人的处境何其相似。得意时,周围花团锦簇,百鸟来栖,身旁的笑脸灿烂如锦霞,耳边的赞美动听似琴瑟。有这些看似美好的氛围熏染,眼前像涂抹上一层光晕,心绪如笼罩着一层迷雾。如此一来,每一日感觉都是良辰,任一地看着都有美景,看似美好无限,实则脱离了真实。

花,终归会凋谢;叶,终归会飘零。冬,总会来的。季节轮回,枯荣更替,植物躲不过,人也无法抗拒。待繁华落尽,百鸟别枝,冬天里的一棵树,就只剩下根本,它也成为一位深刻的哲人。人也是如此,当人生的冬天来临,人会变得冷静深刻,曾经模糊的变得清晰了,一度遮蔽的逐渐裸露,过去犹豫的日益坚定。

褪去了繁华热闹,远离了喧嚣浮躁,冬天的树,就像一位走过了繁荣,经历了沧桑的智者,独自屹立在风中,坦然接受严冬的洗礼,凄凄然,凛凛然。因为走出了虚幻,接触到真实,虽寂寂然却也欣欣然。谁能说,树的历程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必经之路?!

冬天,凝视一棵树,见证繁与简的变换,感受繁华与落寞的更替,体验它的坦荡真实,感悟它的寂寥深刻,这种交流,虽然寂静无声,却直抵内心的最深处,可以从中学出一番未有的况味,可以体验一种冷静后的彻悟。这是一种深层的对话,更是一种思想的升华。

树如此,人亦然。人生也会走进冬天,无须悲观伤感,也不必慨叹寥落,人生的冬天更容易让人看清自己和世界,褪去了浮华,露出了萧瑟,看明白了,想透彻了,或许可以找到一种更高更妙曼的体验,那感觉宛如一个人独自站在青藏高原的屋脊上,眺望莽莽群山,尽管寂寞苍凉,但体验到了“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壮阔,感受到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洒脱!

和人交往也是一样,有树叶遮蔽时,隐藏了太多,往往迂回曲折,他不是他,你不是你,等到抖落了枝叶与花朵,或许有些陌生,但却是真实的呈现,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和智者交流时,直接或许是最好的方式。”那是拆去彼此之间厚厚盾牌地面对,那是一种难得的真诚坦诚。

站在一季冬,凝望一棵树,释然,明悟。

□ 潘万军

金风吹来的时候

那年的春天
我背着行囊
身后卷起一片鲜活的记忆
行走在大山深处扶贫路上

白云生处
传来几声犬吠
古朴的神韵里
炊烟袅袅升起
哦,这就是我扶贫的地方

这里是心的守望
这里有山民的梦想
我和春风有个约定
撸起袖子
践行入党的誓言
改变大山贫穷的模样

披一肩风雨
将希望的种子播进土壤
贫困的乡村悄然破土
新型合作社已经成立
村道上安放的路灯
将山村的夜点亮

芦笙坪上的飞歌,天籁般唱响
那醉人的舞步哟
情满山乡
通村公路硬化宽敞
脱贫致富奔小康
山村正在变样

心系群众的第一书记
牢记使命
驻村帮扶的干部
我们翻过了一道道山梁
每一个身影都是一面旗帜
每一次跋涉
都是辛勤的播种
沉下基层,俯下身子
把自己犁进泥土
种进百姓的心田
待金风吹来的时候
到处都传来丰收的消息 金色的希望